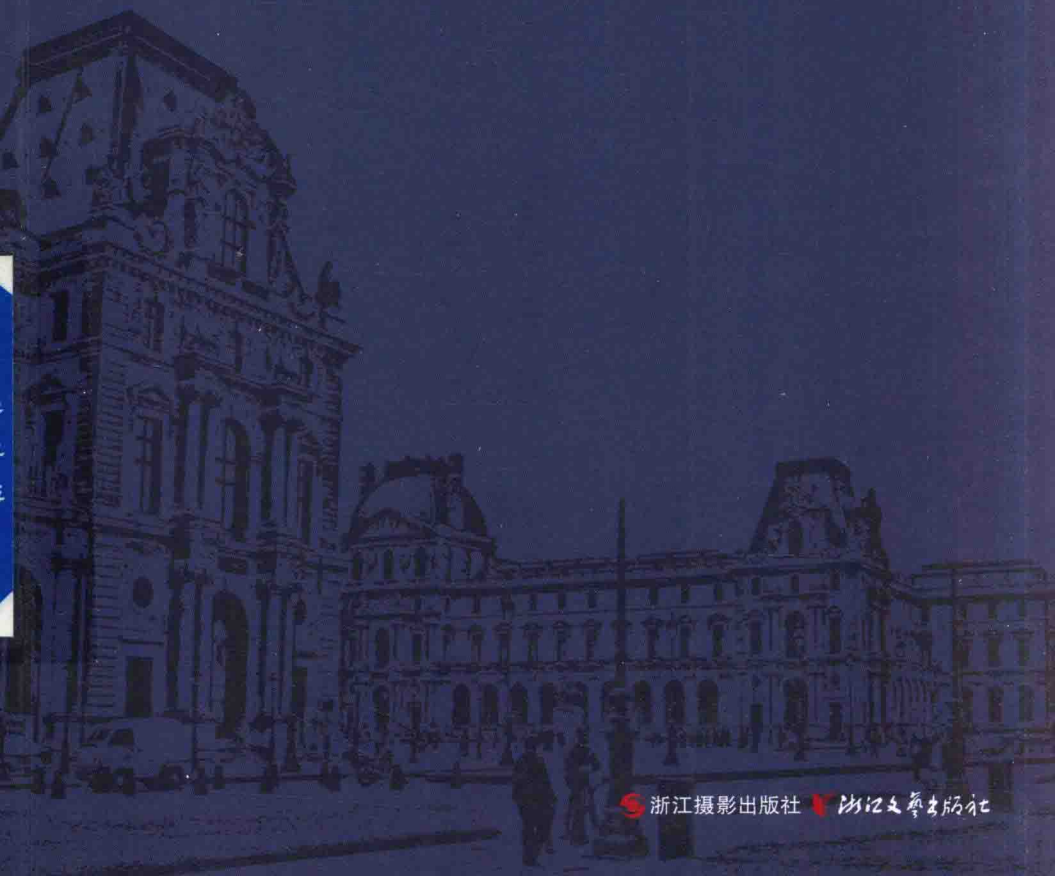


天国再见

TIANGUO ZAIJIAN

金一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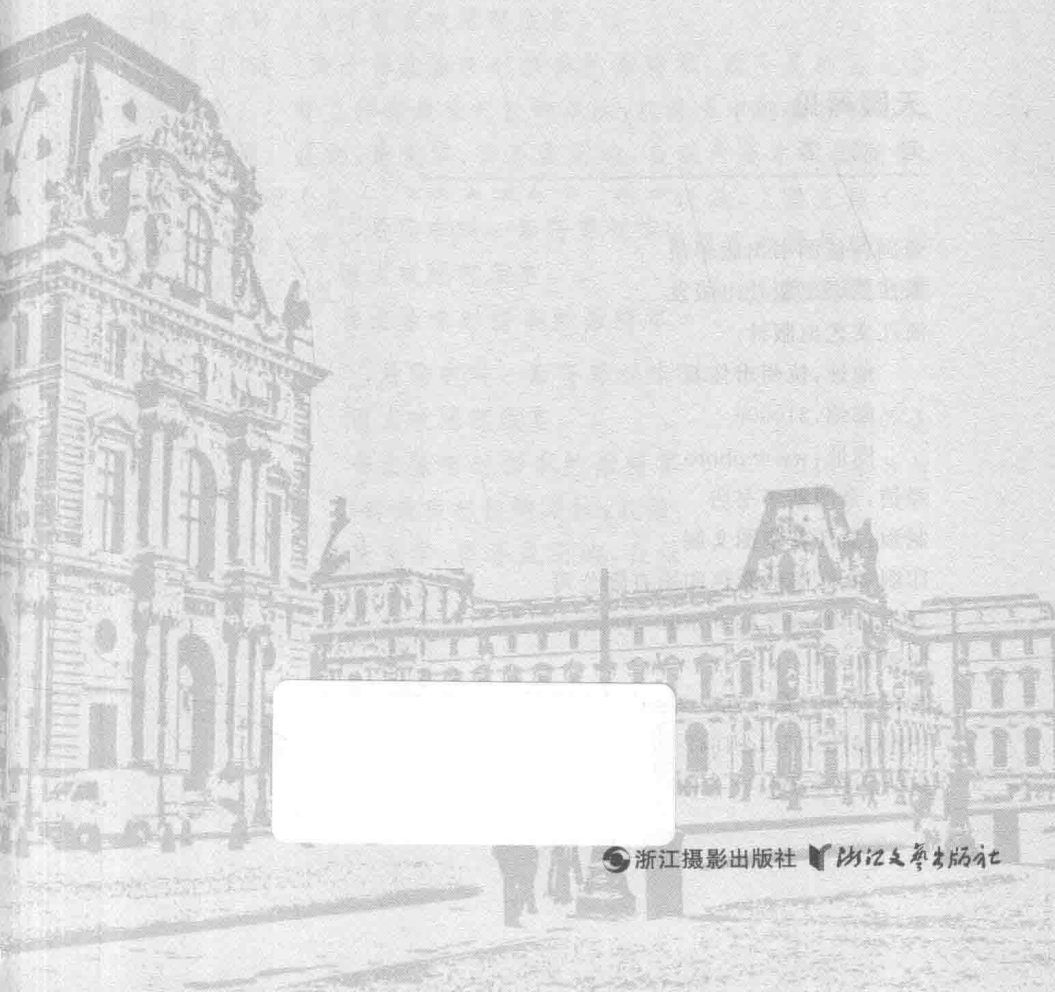


浙江摄影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天國再見

TIANGUO ZAIJIAN

金一鸣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余朵

责任校对:王 莉

责任印制: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国再见/金一鸣著.—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514-1647-4

I. ①天… II. ①金…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0592 号

天国再见

金一鸣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5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14-1647-4

定价:38.00 元

写在前面

这个集子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书中除了部分散文、随笔曾经在刊物上发表，其他都是胎死腹中或命运难卜的影视文稿。过去三十年主攻影视剧本，创作的剧本中已制作并播出的有二十余部，另有十余部——有些已完成剧本，有些完成了故事大纲，还有些仅仅写了创作构想，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半途而废。故事大纲可以作为影视小说阅读，无非是少了心理描写。创作构想可以称为编剧阐述，是编剧对一部将要创作的影视剧本的最初设想，文本可以当作散文或随笔欣赏。

所以，这个集子有点像临时拼凑的杂牌军，而不是列装完备的正规军。不管怎样都是能打仗的军队，就像书中的拙作都可以算文学一样。是的，是文学，而不是别的，自以为是才汇集成书。至于文学到哪个份上，不敢自说自话。但可以说，文集无异于私家园地，栽着文学的花花草草，印着耕耘者深深浅浅的足迹。作为文学的园丁，自叹技艺弗如，哪位遇见这个集子，就请随便翻翻吧！

作者

2016年8月

目录

天国再见	001
遥远的枪声	008
百年湖商	015
法属圭亚那的疑似疯子	020
连首长和勤务兵	024
莫将苦酒当甘露	031
师父的寺院	033
乱世红尘中的爱与恨	038
革命江湖	042
世代湖州	045
中兴之路	047
大浪潮	051
爱情与阴谋	057
苏东坡断案传奇	059
巾帼不让须眉	061
时间的证明	064



风筝	068
风流戏王	105
岁月有痕	124
金字招牌	156
丝线家国	224



天国再见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周年
并献给一位日本女人和她的中国男人

虽然是露水夫妻，却也情到深处。

东京 1916 年初夏的淫雨中，这段姻缘是否真的走到了尽头？

神谷不相信，她怎么也不敢相信托付终身的男人就这么走了。

一纸噩耗从中国上海飞来，就像一把重锤自天而降，砸得神谷头晕目眩，瘫软在地。那天风狂雨暴，檐滴飞溅，斜着飘进了神谷居住的小屋。孩子放声大哭，神谷撕心裂肺……

雨点洒在屋外的三合土地上，腾起雾状的水花。那一纸电报被狂风卷到外面，旋转着飘落在地，浸没在雨水中。响雷滚过，声震屋宇。那雷声，在神谷听来，分明如子弹射出枪膛，击中了她的中国爱人，也粉碎了她的脏器。

不知恸哭了多少时间，神谷忽然从榻榻米上跳起来，抱起孩子冲出门外，一头扎进如箭的雨林。街坊们看到神谷发疯的样子都惊呆了，纷纷上前阻拦，合力将她围在中间，夺下她怀里的孩子。神谷边挣扎边哭喊：“我要去中国！我要去中国！让我去中国吧！”最后神谷晕了过去……

神谷醒来已是次日上午。外面骤雨初歇，空气清新，枝头鸟鸣不止。我在哪里？是做了一场梦吗？神谷于恍惚中定了定神，用手支撑着坐起来，只觉得浑身发软，像是生了好几年病。她无力站起，只好坐着慢慢挪到门口，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过去，捡起粘在三合土地上的电报，虽然字迹已经模糊，还是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那张轻薄的纸片在她手中瑟瑟发抖，感觉如



捧着一块巨重的石块，那石块仿佛要带着她沉入地狱。

她知道自己不能去中国，因为她的男人在故乡有明媒正娶的女人，那是他的结发妻子，一个含辛茹苦的善良女人。这一点他从一开始就告诉她了，且无离婚的打算。人是很容易爱上另一个人的。她的男人当时只身来东京，身边没有女人关爱照顾，喜欢上一个日本女人并和她同居，这在流亡的革命党人中司空见惯。而在神谷看来，那个中国男人偏偏又是那样富有才情、相貌俊朗，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交流起来没有丝毫不便，甚至感觉不出他不是日本人。尤其令神谷倾倒的是，那男儿有一副铮铮铁骨，更有气吞山河的豪情。这样的男人可不多啊！神谷顾不得他是有家室的人，认识他没多久，就卷起娘家的铺盖，走进了他的生活。

不承料，心爱的人离她而去，又惨遭暗杀！

那几天神谷手持电报，呆坐在门外屋檐下，两眼望空，怔怔地想着和他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艳阳透过树叶洒下来，斑斑驳驳地投射在地上，支离破碎，一如她失魂中断残零落的回忆。神谷在回忆中能听到两人过去的笑声，欢愉的呻吟；甚至能听到两人嬉闹时，木屐踏在石板路上噼里啪啦的响声，以及她生气时，他在耳边哄她时的温婉细语。这些都不是梦，是真切的感受，是他们两人情感之路上的心灵印迹，只不过在恍惚的神思中，有点如梦似幻的虚无。

他在日本有三次出入境记录。一般来讲，他算来过两次东京，一次留学，一次流亡。留学时间仅两年，尚未毕业就被一心想推翻清帝的孙先生派回中国，谋划长江中下游革命。第二次来日本住了好几年，神谷就是在那时认识他的。当时他身无分文，虽然落魄，仍气宇轩昂。此前，他在中国遭总统袁世凯悬赏五万大洋追杀，并被上海租界下令驱逐，遂于民国2年（1913）10月奉党魁孙先生之命离沪赴日，住在东京曲町三条町二番地，取了一个叫“高野”的别名。

神谷认识他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十分了得的男人。他第一次来日本是为求学，先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政法律，次年转入东

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其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通过组织校外军事教育会，团结大批有志青年，将他们引向革命。他与其中两位浙江同乡义结金兰，成为他们的兄长。许多年后，他的二弟曾出任北洋政府总理，后又成为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长；而其三弟，则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号人物。这两人神谷都很熟识，他们不像他们的大哥和党魁，两人在日本没有相好。

那个吸引她的男人，神谷在认识他时，已经在中国国内干了一番惊天伟业，所以他一到日本，就被东京的新闻记者团团围住。世人都知道孙先生领导革命，这不假，但在国内实际经营革命的人，是她的男人。据说，她男人的故里是个水乡泽国，非常富庶，那里盛产丝绸，无数丝商家资俸国，其中很多人客居上海，且有反清情绪。同盟会十次起义均告失败，而她的男人发动上海起义一举成功，进而光复杭州，攻克南京，一举救平了长江三角洲，切断了清王朝赖以生存的漕运，给予清王朝致命打击。其中的重要成因，就是有众多同乡在金钱上大力支持。神谷曾问他，你的同乡有多富？男人举一例告诉她，一两生丝比一两银子贵多了，所以他的同乡们买下了上海一半以上的房地产，这要比买下半个木头做的东京牛气多了。民国得以建立，她的男人功不可没，所以被孙先生誉为“民国首功之人”，视为得力干将。革命成功后，她的男人被举为上海都督，又被命为中央政府工商总长，“二次革命”时被驻沪海陆军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打得上海昏天黑地。但在神谷眼里，这个眉清目秀，架着金丝边眼镜，曾做过十一年学徒和三年助理会计的男人，怎么看都不像是统领千军万马的乱世枭雄。

神谷不理解，打天下创民国的人，怎么竟被民国赶到日本，成为栖身海外的流亡者？男人的到来，让神谷情窦初开，很快深陷情感的泥潭不能自拔。从此，神谷的命运和她的男人捆绑在一起，这就为她未来的运势埋下了作为女人几近致命的伏笔。

在东京曲町三条町二番地的木屋里，神谷和她的男人开始了凄风苦雨中的跨国恋情。生活是清苦的，男人靠党内津贴和日本

友人资助艰难度日。但他们真心相爱，以情相待，举案齐眉，相濡以沫，使清苦的生活常能泛起惬意快乐的波澜。苦中作乐，也曾对酒当歌，也曾月下漫步，也曾去上野观花，也曾……哦，作为女人，一个涉世不深，没有太多野心且易满足的女人，神谷真的想不出生活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真的不知道世上还有谁比自己更幸福。

因了蜜一样的爱情，本来就很齐整端庄的神谷，变得比先前越发漂亮了。她和她的男人是那样般配，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双。她男人的同党都很羡慕他们，街坊邻居见到神谷也都说她福气好。“哎哟哟，高野君真的很不错，像这样的男人上哪去找呀。啊，神谷你说是吧？”邻居们每每如是说，神谷就羞答答地窃喜在心里。至于名分，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倘若有名分而没有爱，那还不如有爱而没有名分呢。神谷不计较这些，她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爱更值得在乎的东西了。

她的男人很忙。神谷听说他们在总结反袁斗争失败的教训，还听说他们在整党，把国民党改成了中华革命党。其间好像还闹了些不愉快，为了按手印宣誓效忠孙先生的事，与孙先生一道创建同盟会的黄先生一气之下离开了东京，从此淡出革命。她男人全力支持孙先生整党，被推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总理孙先生的第二号人物。

位高权重的男人，收入并没有见涨，神谷依然要精打细算地安排生活。男人的三弟在上海斗争失败，逃亡日本后常来看望大哥，神谷总是热情招待，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待客。三弟称她为嫂嫂，这让神谷非常开心，说明在男人的亲友和党人眼里，他们是把她看作男人的妻子的。这是公认的名分，比徒有虚名要紧多了。

中华革命党建成后，神谷的男人变得更忙了。他要统筹党部工作，接洽国内和海外支部，交涉党外事宜，办理不属他部之事。他还派三弟回国，赴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考察东北情势。神谷对男人的事业能否成功，对革命党人能否东山再起充满疑虑。男

人满怀信心地告诉她：“今当奋发精神，期以二年，必能复举。”神谷闻言心下宽慰。她希望男人事业有成，早日结束流亡生活。但若真的成功了，男人要回国，神谷又该怎么办呢？神谷能去中国的水乡生活吗？男家的人会接纳她吗？生活的答案总在未来。神谷只能珍惜已经拥有的一切，祈祷和男人永不分离。

孙先生与糟糠离异，又与日本姑娘分手，娶朋友的女儿为妻，遭到党内高层近乎一致的反对。神谷的男人以“总理是人不是神”为由支持孙先生的选择。党人对他过分维护领袖颇有微词（包括先前整党中按手印效忠一事），以至孙先生和宋小姐的婚礼除了神谷的男人和一位何姓女党人参加，不见其他革命党人的踪影。这事不免让神谷浮想联翩，生怕自己的男人哪天也会像扔一块用过的手帕那样，把自己也扔了。毕竟，以世俗的眼光看，两人不过是露水夫妻。但是男人告诉她，他爱她，此生不会离也不会弃。还说一定要带她去中国，去浙江，去到满城尽是河流的故乡去。君子敢担当，他要把她的存在告诉家人和族人，不会委屈她。千言万语一句话，他会对她好。神谷听了这些话，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对男人说的一切充满了期盼。心想，我真的会去男人的故乡吗？我这个充其量只能算作外室的日本女人见得了公婆吗？男人说能，那大概就能吧。

愿景中的神谷，肚子渐渐隆了起来。男人在中国和结发妻子育有一子，神谷多么希望自己和男人也有爱的结晶啊！男人深爱神谷，也想和她有个孩子。天遂人愿，神谷和男人的孩子呱呱坠地，这一天是民国4年（1915）2月13日。男人的长子名唤祖华，新生的次子取名祖和。家中添丁，神谷和男人喜不自禁，幸福无限。从此，男人和儿子，成了神谷的全部。

不想好景不长，祖和尚未满月，男人就要返国主持长江方面的军事行动。神谷没有想到分离的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心里顿时空荡荡的，没了主意。男人安慰她，此去若事成，就来接她去中国；若失败，回东京陪伴她。但是，说是暂别，神谷总觉得像永诀，总觉得男人此去凶多吉少，有血光之灾。为此，她一连数日以泪

洗面，哭成了泪人。男人以事业为重，他除了为心爱的女人抹去脸上的泪珠，除了一遍遍地把她搂在怀里，还能做什么呢？

其实神谷也只是落泪而已，全无阻他回国的意思。几天后，男人要起程了，神谷送他到横滨码头，同去送行的还有男人的三弟。三弟说：“兄此去万一不幸，为袁氏所害，我当做兄的第二化身，以完成兄的未竟之志！”男人正色道：“男儿不怕死，怕在事不成。”表示决心牺牲一己，以争取革命成功。这分明是生离死别，神谷忍不住哭出声来。男人在码头紧紧地拥着她，紧紧地，像是此生最后的拥抱。这一刻，男人也泪下数行，用嘶哑的嗓音求她：“若此去不返，望你和孩子坚强生活，我方能九泉瞑目！”

神谷说：“只管放心去吧，终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国相会，你等我，或是我等你，到时可别不认识我呀！”说完，涕泪模糊的神谷给了他一个浅浅的微笑。

男人的双眼也噙满泪水，点了点头，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

随着轮船的远去，男人也远去了。海风吹来，神谷模糊的视界中不见了男人的身影。而后，而后便是提心吊胆的等待，形单影只的孤苦，绵绵无期的相思……

回到上海的男人很快组成“铁光暗杀团”，精选一百名枪手，设置四十二个狙击点，将疯狂镇压革命党人的沪上最高长官——江南制造局总办、上海镇守使、海军大将郑汝成——成功枪杀于外白渡桥。袁世凯痛失爱将，怒上心头，赏格八十万大洋买男人的人头。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次年5月，男人被叛徒设套，不幸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日侨寓所为袁世凯派出的八名杀手所害。

男人牺牲的那天，外面下着蒙蒙细雨，所以杀手是穿着橡皮雨衣、戴着帽子混进寓所的，数秒之内难辨面目，在场党人措手不及，刺杀成功。孙先生和三弟闻讯赶来，男人已气绝身亡，终年三十九岁。此前他写下了“事业争光日月，俯仰无愧天人”的绝笔，固是他一生的写照。

神谷得悉噩耗那天,东京的暴雨可谓数十年一遇。她的哀号,她的悲鸣,被一波波震耳欲聋的炸雷淹没。

不知神谷死于何时,只知她的孩子后来被送回中国,由男人的发妻姚氏抚养,改字惠夫,长大成人,子孙满堂。

时至今日,相信神谷早就和深爱的男人在天国相会了。

神谷梦里的水乡也只能永远在梦里梦见了。

神谷的全名叫神谷山ッ,是个美丽的女人。

神谷的男人于牺牲一周年时归葬故乡湖州。

超大的墓碑上镌刻着他的名字:陈英士!

注:陈英士即陈其美,浙江湖州人,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孙中山倚重的军事将才,青年蒋介石的革命导师,陈果夫、陈立夫的二叔。武昌起义前任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总干事),派谭人凤等协调武昌革命组织并提供枪械,起义危急时开辟第二战场——发动上海起义,光复杭州,攻克南京,救平长江三角洲,被孙中山誉为“民国首功”“吾党柱石”。“二次革命”时任上海反袁军总司令,中华革命军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一生充满传奇,事迹鲜为人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评为辛亥革命先烈。

原载《人民文学》副刊 2011 年第 4 期

获《人民文学》纪念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周年征文二等奖

获第 26 届(2011 年度)中国地市报新闻奖(报告文学)一等奖

遥远的枪声

那几天，国府的几名湖州籍特务正在谋划一场高难度的暗杀。

当嵇希宗的身影划过湖州的几条街巷时，民国28年（1939）夏末的灼日正恣意地烘烤着这座太湖南岸的城市。在他穿街走巷前往五昌里亲戚家做客的路上，一个女人阳光般的笑靥，从他记忆的相册中浮现，绽放在眼前无形的幕布上。

由于中统上海潜伏组惨遭破坏，嵇希宗逃回湖州老家躲藏，那花枝艳发的笑靥，于近日开始在眼前虚晃。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接下去将要在上海进行的刺杀，会在几十年后让一个名叫李安的导演拍成一部片名为《色·戒》的电影，更不会想到影片中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竟然演绎成这个样子。嵇希宗就是王力宏饰演的邝裕民的原型，有点离谱，毕竟是电影。当《色·戒》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公映时，暗杀日伪特工头子丁默邨的具体执行人嵇希宗早已不在人世，事件的美丽主角郑苹如则在上海过去的荒野中长眠了六十多年。但嵇希宗射出的子弹，那爆响的枪声，仿佛依稀可闻。

那次回湖州，嵇希宗没能看到既是表亲又是上司的立夫，也未见到既是表哥又是顶头上司的宝骅。虽然立夫和宝骅的家人都在湖州，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回故乡了。立夫，还有果夫，都在陪都重庆，在蒋委员长“以空间换时间”的恶劣境遇中运筹帷幄。重庆的另一个湖州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长徐恩曾则向逃亡中的嵇希宗发出了绝密指令：制裁日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

指令下达后，郑苹如的影像便在嵇希宗的脑海中沉浮。

嵇希宗不得不冒险潜回上海。他的同党陈彬、李寒烈和其他几名中统特工也很快集结到位，准备动手。

淞沪抗战爆发前，嵇希宗是上海法政大学的学生，但他早在民国23年（1934）二十一岁时就已加入国民党，并成为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的外勤人员。这次返沪，嵇希宗第一个要见的人，便是他的表哥——中统上海专员陈宝骅，他被指定为暗杀丁默邨的负责人，嵇希宗是具体执行人。

抗战前，三十岁不到的陈宝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上海特区情报股股长。再往前，二十来岁的陈宝骅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科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顶头上司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二次国共合作前，中统虽然是对付中共的特工组织，但身为中统要员的陈宝骅却营救了上海美亚织绸厂的罢工领导人、中共地下党员邢子陶。国共两党的犬牙交错，中统、军统和汪伪特工的相互渗透，使得上海暗战的复杂程度完全超越了人们的想象。陈宝骅和嵇希宗将要刺杀的丁默邨，曾是中共党员、军统三处处长，如今是日伪特工头子。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也曾是中共党员、军统特工。敌对双方师出同门，知己知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明争暗斗，刀光剑影，血水飞溅，令人眼花缭乱。

到了上海的嵇希宗似老鼠般出没在华洋杂处的明巷暗室，因为他的敌人大多是过去的同事，就连他的入党介绍人汪曼云和蔡洪田，如今也成了汪伪特工总部的要员。先是沦为汉奸，转而反水归队的中统、军统特工数不胜数。同志并不永远是同志，敌人也并不永远是敌人。特工们继承侠士遗风，在错综复杂的暗战中，扮演了领袖、信徒、对手、英雄、叛徒等形形色色的角色。

与上海滩的大牌特务相比，嵇希宗名不见经传，此前他没有杀过人，由他负责联络的校友郑苹如也一样，两人都不搞行动，只做情报。把制裁丁默邨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嵇希宗和郑苹如这样的菜鸟级杀手去完成，可见中统在上海已经实在没有什么人可用了。

在民国26年（1937）的一次聚会上，是嵇希宗的表哥陈宝骅发现了体态丰满、光彩照人、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郑苹如，认出她就

是前不久《良友》画报上的封面女郎。陈宝骅很快就摸清了她的底细：上海法政大学学生，怀着强烈的爱国激情，父亲是高级检察官，母亲是日本人。想到她既有高官身份的父亲，又有日本血统的母亲这样的特殊家庭背景和精通日语的条件，陈宝骅便指使嵇希宗向郑苹如发出加入“团体”的邀请。嵇希宗动员她要“更好地抗日，更好地报效国家”，郑苹如就这样被吸收进组织，成为中统在敌伪地区最有价值的女特务。为工作方便，本在上海公学就读的优等生嵇希宗转学到法政大学，负责郑苹如的情报工作。嵇希宗长郑苹如三岁，有人误会他们是恋人，其实国府空军飞行员王汉勋才是她真正的男友。

在嵇希宗眼里，郑苹如虽然刚刚入行，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她具有勇敢、刚毅、沉着的性格，这为她的美丽增添了智能的曲线，使她具备了作为一个特工应有的潜质。

成为特务的郑苹如不负所望，很快融入侵华日军驻沪各机关的中上层交际圈中，以半个日本人的身份和流利的日语，八面玲珑地周旋在日本军官和文职人员中，结交了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近卫忠麿，谈判代表早水亲重和今井武夫，陆军特务部的花野吉平、三木亮孝和冈崎嘉平太，驻沪日军报道部的花野谦仓，海军谍报机关长小野寺信等重要人物，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负责人之一的日共党员中西功也很熟识。郑苹如一度进入日本海军在上海的广播局做播音员，还为小野寺信的特务机关做过翻译，搜集了不少高端情报。之后，郑苹如怀着一种干大事的热情和冲劲，与在沪工作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公子近卫文隆交往。文隆被郑苹如的美艳勾去了灵魂，对她痴迷到近乎疯狂的地步，后因他的反战情绪和首相父亲下台被遣送回国。归国后的近卫文隆一度被软禁在家中，对郑苹如朝思暮想，不久被日本军部送到伪满洲国当炮兵，从此一去不返。

嵇希宗和郑苹如的工作卓有成效。民国27年（1938），他们首先获得汪精卫将要投靠日本的情报。这一情报由时任中统上海专员的陈宝骅两次电告重庆，可惜未被重庆采信。直至12月

29日汪精卫出走越南河内，发表通敌“艳电”，方才意识到这一情报的价值，中统局从此对嵇希宗和郑苹如团队刮目相看。

军统派杀手赴河内刺杀汪精卫失败，汪于民国28年(1939)5月密访东京，他在日本待了将近二十天，形成了对未来中国的基本想象。伪中央政府即将成立。丁默邨在上海法租界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俗称“76号”)，加紧了对抗日活动的镇压。76号针对新闻、教育、司法各界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中统和军统在沪的地下组织被破坏殆尽，“两统”元气大伤，人员或被捕被杀，或反水投降。民国28年(1939)9月，中统上海区又遭破坏，除嵇希宗等少数几人得隙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抓。76号内关押着以暗杀、暴动、内奸、谋反、情报、三青团、中央情报员、CC派为案由者近百人。

76号的嚣张行径引发中统和军统的一阵恐慌，在计划刺杀汪精卫不成后，“两统”转向了首号汉奸特务——丁默邨及其副手李士群。于是，从上海逃到湖州没几天的嵇希宗，收到了对丁默邨的制裁令。

嵇希宗开动脑筋，第一时间就“影印”出年轻漂亮的郑苹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美人计：面对强敌，要制服足智多谋的将帅，最好利用其弱点，腐蚀其斗志。丁默邨是色中饿鬼，支离病骨，弱不禁风，肺病三期，壮阳药是他纵欲的法宝。机灵狡猾的丁默邨虽然年仅三十七岁，但因吸食鸦片过度，外表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很多。嵇希宗和陈宝骅以为，对付像丁默邨这样的病男人，郑苹如应该绰绰有余。

郑苹如临危受命，她的任务是认识丁默邨并把他引诱到方便下手的地方。事有巧合，丁默邨曾任上海民光中学校董，郑苹如曾在该校读书，后者以师生旧谊拜见他，受到热情接待，之后两人频频约会，确立情人关系。郑苹如知道，踏入76号杀人魔窟，很可能是一条不归路，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押上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行动在即。但就在这时，郑苹如的男友王汉勋来电请她一起